

隋書

傳廿五之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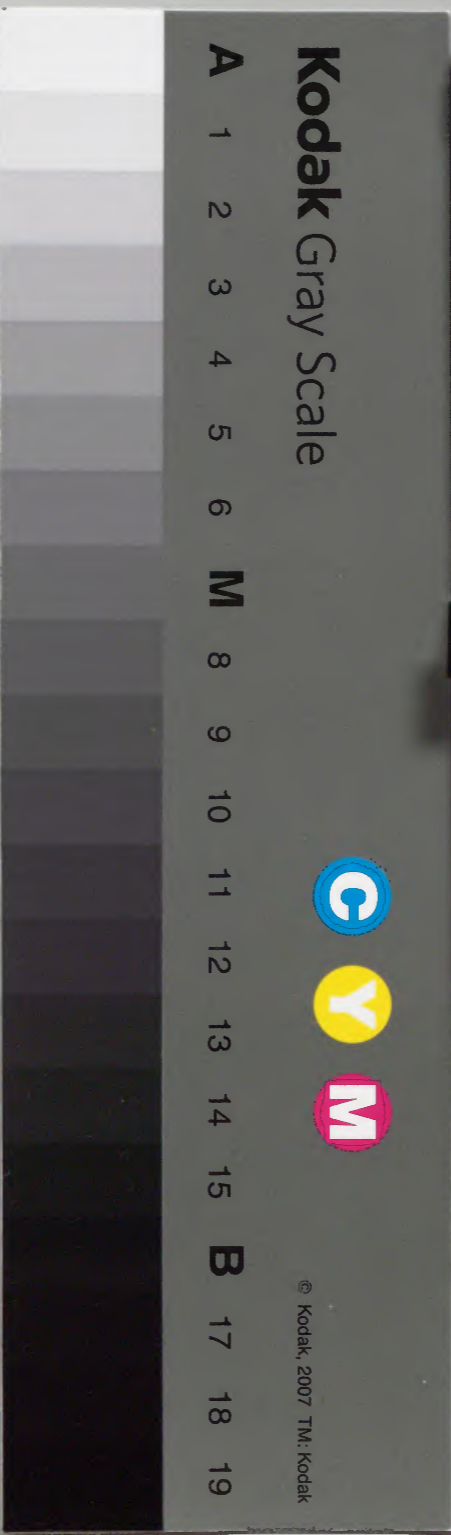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三八	二五	漢	
函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八	二五	漢	
函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52	
冊數	20 (16)		
函號	280	72	

十六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特進臣魏

徵

上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刺史父宣

軌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

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

祖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

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徽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

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二百戶時武帝

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



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為內應
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
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
軍長史從鄭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
宣帝嗣位為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為丞相
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懽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
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眾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
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顛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
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
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卑服旗旆宜用赤又勸上
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許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
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
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
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
胡寇丁父難去職未替起為魏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
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兵至今景平年
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
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享籍起於景子至今景午
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顛頊之族為水
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

昭公九年陳災禪龜曰歲五及鷄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
祝融之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
歲左行歲星右轉鷄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鳩虞運
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
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鷄火未為鷄首申為實沈
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
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
迴心人神叶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譴於下險無百二之固
覆非九國之難矣殷辛豈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
伏度朝廷自有老誤但芻蕘所見真申螢燭今唯須
下勦和滌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義荆基郢
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
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楚洲公安巴陵
隱磯夏首斬口益城置舡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
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湏擇便
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
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
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畧上善之
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

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
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仲方
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干礪小鐵圍山
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
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
上崩漢王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暎攻之中流
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
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後三載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
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
餘起爲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
七十六子民壽官云定陶公

于仲文

兄顯

從父弟璽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公
仲文少聰敏髫鬣就學耽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興
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
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
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畧通大義及長個儻有
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爲名公子起家爲趙王屬尋遷安
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得牛兩家俱認州郡久
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雋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

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
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
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
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
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末
幾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數從征
伐累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
迴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
之迴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
衆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回又書其將宇文善渡石
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
稱大駭郡人赫連世弼似子哲率衆應迴仲文自度不能
支奔妻子時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逃爲賊所追且
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
迴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內爲之小酒賜
錢五百段黃金二云高祖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
給以鼓吹賜傳詔及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高祖嘗覽拒迴於
來書仲文詣子寬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
心因謂仲文曰公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迴誠
不足恃正恐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

謂之曰丞相寬仁
文在京三日頻見
如何神文曰有陳
蒙麻曲從軍討賊
謙錄此別求佗舉
訪以虧大體此其
潛法此其有仁心
况城與迥將劉子
去梁郡七里讓擁
中交為七讓軍頂
恐獲五千餘人
城遁走仲文追擊
蒙隈諸將皆曰軍
重趣食列陳大戰
戰竟而尅勝其計
果於速進不實持
所及也進擊曹州
檀讓以餘衆屯城
移書州縣曰大將軍
健牛亭任仲文知其

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不
善以此為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
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麻召
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
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
求入於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
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
即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蒙隈
蒙新營出文以羸師挑戰讓采衆來拒
高八里營請兵左右擊之六敗讓軍
百七級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實奔
萬餘數千人子實僅以身免初仲文在
蒙隈來士而疲故不可決勝仲文令三
需破賊帥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
在仲文大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
業勇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
高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
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許
空可多建業讓謂仲文不能空至方
忌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

迴將席毗羅殺十苗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在金鄉
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有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
日午時到金鄉將官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
皆喜仲文簡精兵為這聖旗徹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
軍且至以為為檀讓乃出迎謂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
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
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恃眾來
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
合伏兵發俱曳柴鼓噪壓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

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内
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
父大尉翼坐事下獄仲文
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
者射逆逆亂所在影從臣
誓以必死迴時請臣位大
身命冒白刃清重國三累
關庭蒙陛下授臣以高
顧鶴張臣以羸兵八千

長身極歡賜雜絲千餘段妓女
室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
少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
以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
臣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
相軍色厲臣不顧妻子不愛
一女相繼論及被露所膽馳赴
受言以兵車于時河南寇狼
心氣後推劉實於梁郡破檀讓

於襄陽平曹州復東郡
賊席毗一萬之衆一戰
群克問鼎之際黎元之
歎燕趙南鄰羣寇北捍
智建撫黑水與王謙爲
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
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
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
誠款與有可明伏願

更於古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
泣享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
危難之間或待衛鉤陳之側合門
服廟庭龔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
勤定傳首京師三謙切掾二江叛
鄰三蜀蠻陬鎮綏蜀道巨顛作
旋踵內外安撫得免羣兵臣第叔
王之辰臣弟二叔暨先存幽州總
二期河南羣衆之徒應時戡定當
安武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移徐州

台承自商之力則寒
冒死以聞上覽表并置
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
鎮遇虜破之斬首千餘
道遣總管辛明瑾元
樂道趨那頡山至護軍
齊肅不戰而退仲文
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
擢甚多上嘉其明斷厚
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
行軍總管以舟師自亭山

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
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
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一萬人出盛
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
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
許令仲文勅發省中重賞所發
一以賞焉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
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頡之役孫
山山漢口陳鄂州刺史有法商會

一死復三

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

之高智慧等祚龍江南復

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

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

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

帥以仲文將前軍大破賊

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

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幸

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

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

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

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

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

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

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

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

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

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

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

西魏十年

一軍秦主俊皆令仲文以兵

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之食

悉名明在後官賣粟兵屯馬

以仲文有將領之才無常屬

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為元

遠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

帝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

逐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

道置於軍後既而率眾東

入回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

時尚書右丞劉

遣人給文德

選騎渡水追

燒柵而逐

文德可以有功

何以知無

破小賊何顏

何以知無

變此決在

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票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守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顛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家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戶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府歷左

右官伯郢州刺史人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畧淮

南顛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自潁口入淮陳防主潘深弃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陽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顛乃拜東廣州刺史尉迴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顛素不協顛將圍之因卧閣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顛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顛所顛歎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迴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迴未平慮顛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顛逆

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喉燕合兒等襲顓顓拒之而退賜綵數百段高祖受禪文表弟詔關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顓當死上以門著勲績特原之貶為開府後襲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虔嗣

璽字伯符父翼仕周為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為丞相尉迴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為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為太尉歲餘卒謚曰穆璽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上士尋授義司員右羽林廳少府付武帝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縣公

封黎陽縣公邑十二

後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

右勳曹中大夫

義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及受

禪進位大將軍

別史甚有能各上聞而善之優詔

襲湯賜帛百匹

公行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

州數年甚有恩

我江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

詣闕上表請留

數月入令景邵州父老相賀尋遷

洛州刺史復

至有恩文以表禮表京師上請

未卒于家謚曰

本

段文舉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

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志

初為宇文護親信護知立

帝攻齊海昌三尉相責於

內應文振杖期登城與

高至相責所拔佩刀劫之

物千段進拔文侯華公

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

以說毀復遣因授上儀同

都文陽尉管長史入

俄而尉迴作亂時文振者

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

消難之奔陳也

內史侍郎尋以行長史

府歲餘遷鴻臚卿

簿不實免官後為

改封龍崗縣公突厥

延塞而還九年

行軍總管及

魏濟州刺史父周洸河

有幹用權授中府上曹後武

州刺史將侯子以欽崔景高為

景高先登文振隨景

攻動城遂下帝大善賜

城皆有力焉及攻并州騰

而出降錄前後勳將拜高秩

襲襄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

高祖嘗明皮之

上士從書

與妻子俱在鄴城迴遣人誘之

為丞相領宿衛驃騎司馬

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

從達奚長安討高祖立之如上開

文振突厥以文振為長史坐勳

并刺文士有威惠遷蘭州總管

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遂徙至居

以文振為元帥奉空司馬別領

州總管司馬

馬次母憂去職不獲起今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
總管尋為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
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盡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
文振先征世積遣以駝馬送還世積以罪被誅文振坐與
交關功遂不錄四年率兵出靈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
駕靈叛文振擊之賜金銀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
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平之軍山谷間為賊所襲前後阻險
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
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
秀正對之及此奏文振而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
憫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
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
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
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
時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
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
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蓋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
蓋遠圖良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六食假
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

則歸投強則又噬蓋其本心也吾字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
晉朝劉曜與侯景近事之變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爲國
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
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
事之振知政險薄不可奉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
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
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聖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
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効其鳴吠以報萬分而
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
管穴竊見遼東小愧未服請率六師凱旋萬里但恐
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略 志心懷其教詭伏多端勿得便
受亦遼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勅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
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 乃可拔也若頌其本根餘城自
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阻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隸
鞞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
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諡曰襄賜物一千
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 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
至武牙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
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
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十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策公陳之策信為深遠矣
聲其績克舉亦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畧自許尉迴
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
斯乃大節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雅少以膽畧見重
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謹言頗稱諒旨其取高位厚秩良有
以也

列傳卷第三十五

隋書六十一

列傳卷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一

特進臣魏

徵

宇文述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後
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銳便弓
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
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象
二年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總萬機召為
左官詹事兼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尋改封濮陽郡
公高祖為丞相尉迴作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

千從韋孝實擊之軍至河陽遇遣將李雋攻懷州述別擊雋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悖於永橋述先鋒陷陳德賊甚衆平討迴無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襄國公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虎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既擒而蕭巖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采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並重奉國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

會之也各爲其主立王其帥人率守戎衣無寸

白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乃副朕懷公之力也

陳衆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獻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獻

懼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獻自義興入太

湖圍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獻大敗之斬獻司馬曹

勤及前軍復陷吳州獻以餘衆保包山燕采擊破之述進

至秦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

路亡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摠

管持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因奏爲壽州刺

中總管王時崇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

已入令德不聞於天下大正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終將
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
大正然發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
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
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
資送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
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
晉王之賜今述與公為歡樂耳約亦罵曰何為者述因為
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
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述為左衛率官等
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官為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
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莫歌
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構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
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權不敢
降遂西遊述領雁陽郡將梁元禮張瑒崔師等走之至曼
頭城攻拔之斬二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
走屯立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
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塞山其地者空帝

大悅明年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左僕射
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勅述與蘇威等其
舉恭預朝政述時嘗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
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使相送送道述
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
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皆由
是帝彌悅焉時述嘗侍言無不從帝傾朝拜左衛將軍張
瑾與述連官嘗有訶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
走文武百寮莫敢違述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承
取之富貴大賈及能口者謂子未嘗言及恩意呼之為
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述與羅結者數百家僅子
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為比及征
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
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
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屠城即其故事述與九軍
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
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
德既而緩緩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
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發渡述哀每聞便
此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勝驕又內逼諸將於是遂

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之德復遣使偽
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還見亡之破敵
不可復戰又平壤峻固之難攻亦遂固其詐而還衆半濟
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
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入及還
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更至東都除
名為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
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
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
述將軍來護兒武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陝鄉皇天
原與玄感相及述與兒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
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
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馮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
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
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
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
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
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
欲何所言述一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千家述因奏曰化

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泣然曰吾不
忘也及嘉帝為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劭四
十人轉棘書前後部鼓吹證曰奉帝命黃門侍郎裴矩祭
以太牢鴻臚監護事于化及別有傳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和文與文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
除名配少府定興先符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
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于述述素好著
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為製馬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
白色世輕薄者爭效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
曰入內省新必當壯也亦曰然乃製灰頭巾令深袖耳又

學之名為許公私號述太極曰雲兒所作必能變俗我聞
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
勅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
製器械並合主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
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主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
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
恐不可進退無用遂宜更分帝從之因賜殺長寧又遣以
下七弟分配嶺南表以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
帝稱甲兵為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
代何稠為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

事一在魏左屯衛大將軍凡述所薦遂皆至大官趙行樞
以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
家為折衝都將

郭衍

郭衍字志文自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大
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為左右
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
得樂健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為齊人所憚

王公親在之建德中司武衛州軍襄陽沂同於丁所守義
欲伐齊衍請為前鋒攻河陰城擡儀同大將軍武帝聞言

州憲齊兵來援今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
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辟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
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
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迴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陟
進戰於相州先是迴遣弟于勤為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
來助迴迴敗勤與迴于博祐等欲奔青州衍將精騎一
千追破之執祐於陣勤遂逃走而博亦逃逸衍至濟州入
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詔授上
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家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旱

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為郭氏突厥
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徵為
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土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
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
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家
衍親備舫楫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 卹後
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怕安鎮北接蕃
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
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百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
州揚州江表構中命衍為總管須精銳萬人先屯京口於貴
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六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
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乎之授將州刺史衍臨下
甚踞事上姦諂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
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
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
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
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癯王妃肅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
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
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
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斬

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帖上臺宿衛門禁
並由之及上朝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
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已
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人衍
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
嘗勸帝取樂五日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
稱其孝順初新令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
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賜甚厚謚曰襄長
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膏節而不司諱君之常首字
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
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
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也



傳卷第十七

書六十二

特選

徵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
 更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習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
 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三
 帝既拔
 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此綱於茲累世天
 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臣以懼於下取亂侮
 正在今
 日方欲釋之而去以巨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
 既之帝大
 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

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末在
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
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三廣之鎮并州也歷行
臺右僕射賜絲五百匹詔性剛直王其憚之每事諮詢不
致違於法度詔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三穿池起三山詔
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
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
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祖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剋金
陵詔即鎮焉晉王諱班師留詔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
餘故還高祖謂人曰晉王以幼稚出藩豈能制乎其後
紹前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仁在國賜如婢三百戶
綰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
後上謂詔曰自朕至此公鬚髮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
之重唯心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曰臣比暮暮殊不解持
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且未用心耳詔對曰臣昔在
臺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盡竭但神化精微非冀獲
遂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三晚比於疇昔昏志又多
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真勸末朝綱耳上勞而遣之
秦王俊為其加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散而卒
時年六十八

其傷語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

今子相綏... 馳驛報我之相豈不曰汝邪言甚
悽愴使有司... 定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
耳又曰子相... 亦可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幸未極舍
氣而死乎... 流涕曰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
上曰其直言臣正裨益其多言每披尋未嘗經羊場帝即
遣送贈司徒尚書令雷爾等十州刺史魏國公于士隆嗣
士隆嘗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
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
三洞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俱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
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顯太原
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
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
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與襯詣朝堂陳帝
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
謂人曰賊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
將與之俱斃請聞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
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

正德十年

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
丸軌嚴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嚴進繼之脫巾
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嚴曰臣非黨軌正
恐溢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
為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
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嚴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
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
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
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進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
王年並幼佳人是盛也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左于時嚴
與主部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祖自是
拜嚴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其祖謂
之曰公宰相大夫之出輔我兒如曹叅齊之意也及嚴
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善蜀王性好奢後嘗欲取獐以
為膳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嚴皆不奉教未聞切諫
王輒謝而止禪嚴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嚴所裁斷莫
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曰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
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
不殫涕于今思之嚴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
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

又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察其無能諫止及秀得乘
主曰元叢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廬給事郎司朝
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
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瓌同歸于周寓居京兆
之新豐並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衣令乞絕晏如也性
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象宰字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

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汪累遷掌朝下大

夫取以海之及行本亦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次

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未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

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在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

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

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山以為內太守高祖為丞相尉迥作

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士民擊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

踐位徵拜諫議大夫按以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

上奪怒一郎於殿前台之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

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願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

以臣不自言言臣之言若果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

當受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矣
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于時天下
同四夷六附行本以元珣羌密滿封域最為後服上表以
其使者曰三國南德遷封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日元
西羌眾無不歸蓋不少不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
不悟一兩使之惠詎知含皇恩之思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入
近至請付推科上其心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
一州而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
與其為約此吏故也遂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
已言之必行忘朝死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
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
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
絃歌教內人行本書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人
眩房帷之間哉今則其稱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
亮讓魏郡陸爽並以人言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
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當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
為太子所監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
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
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

致請乃釋之太子嘗謂之為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曰
欲令行奉復乘之行今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
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之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
子慙而上復以本官領大興今權貴雖其方直無敢至門
者由是請託絕法少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
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石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
陽縣公父茂周滄苑二州刺史毗性剛憲頗有學涉司武

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為行軍總
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焉除為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
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為侯
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
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
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
却鄆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
者為豪雋由此遠相陵奪每歲二十萬邊境略無盜賊毗憲
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
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

卷之三十一 隋書卷之三十一

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變其
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
死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既見左僕射楊
見寵擅權百察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
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
心國公素幸迺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
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肩吻廢興候其
指麾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
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
漸而來王莽首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歿漢祀
然修晉初李孫兩守晉田氏篡齊皆載典記非臣所說陛下
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
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
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
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主罪廢之日百寮
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
幸毗發言蹇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
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指
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或及尚書右
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煬帝

四十一
隋書卷六十二

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
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
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平之贈練五百匹子敬
直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
罪令敬直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直有疾見俱
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柳或

柳或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
父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或少好學頗涉經史周
武帝親幸萬機或爲中書侍郎兼中書監之弟爲中書監
令乎齊之後帝文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太平
告始信賞宜明勲報勞務先有不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
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
宿衛爲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湏等自太
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
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
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左丞侍郎以母憂去職永幾
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
射高穎子弘德封醜國公由牒請或或判曰僕射之子更

不異居父之狀樂已列門外尊有豎卑之義子有避父之
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頭聞而歎伏後遷
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辨直
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
石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
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
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
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
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
公行百姓吁嗟嗚呼道以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
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恩治無忘寢
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
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
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
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
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
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
改在文無變勿劬勞之痛成嫵爾之親冒此直縲命彼榆
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

文苑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弃二姓之重
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
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政多所矯正其嘉之又見上
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
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性是謂欽明語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
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
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
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此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

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焉乃至營道細小之事也給輶
敬之物一日之內酬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
以入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
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受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
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許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
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
許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務
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既正百一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
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惶懼無敢忤者嘗以少謹勅
安南臺素持貴坐一戎牀或從外來不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

素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遂下或據案四坐立素於
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
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
抵之戲連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言請禁絕之曰臣聞
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
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
參及外州每以正月晝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
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
嫚為歡娛所鄙棄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
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所顧男女混雜繼相唱贊
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寔有由來因循
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
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
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言可其奏是歲詩節巡省河
北五十二州奏免長中賦汗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
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鹽三十領拜儀同三
司歲餘加封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德符即巡省
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
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

西奴婢十口及秀得黑楊素奏賤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
為民配戍懷遠鎮行遠高陽有詔還至晉陽值漢王諒
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計事國為彼所逼初不知諒反將
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可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
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
不及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
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
勤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即免齊

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奏
高祖從行軍

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
高祖受禪授

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
尋遷尚書都官付

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滌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
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議正色侃然上意加之漸見親重上以

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
堯舜之道多存寬

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
然納之因謂綽曰

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
卿故陳將蕭摩訶其

子世畧在江南你亂摩訶當從坐上
曰世畧年未二十亦

子世畧在江南你亂摩訶當從坐上
曰世畧年未二十亦

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
囚赦摩訶綽固諫不
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
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
之刑部侍郎辛曾嘗衣緋禪俗云利
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
辛曾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顯將
可殺臣不得殺辛曾至朝堂解衣嘗
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
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
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
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熟則置
之天子之威欲相挫即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
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
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
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直
東薛曾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曾嘗
為稱職一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
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

囚赦摩訶綽固諫不
還食綽曰臣奏獄未
學訶也因命左右釋
於官上以為厭讐將
上怒甚謂綽曰卿惜
綽斬之綽曰陛下寧
上使人謂綽曰竟
衣而入良久乃釋之
行惡錢有二人
下不以

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
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熟則置
之天子之威欲相挫即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
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
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
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直
東薛曾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曾嘗
為稱職一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
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

但卿骨相不當貴
滌中使平祭鴻臚

監護受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

裴肅字仲河東聞喜人也父使周

有局度必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

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

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

遷董言天道與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

授膳部侍郎後一歲遷朔州總管長史

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

大夫肅少剛正

褐給事中累

淮南屬高祖為

工未乾而一朝

家開皇五年

州長史俱有

向類俱廢黜

奏竊見高頰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

但鬼瞰高明世逆倭其測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

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

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

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

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

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惡我家事此

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

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

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

肅曰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為立廟於郭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為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向憲令求其恭肅下下性平正嚴王詔王嘗被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譽謂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慄望司想趙綽之居大理因圍無冤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整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閭慕之風焉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卷六十三

特進巨魏 徵 上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于齊宮。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為檀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自父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鄧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從陽太守。立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二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高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



又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百疾事十八年入
秦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今還任所遣光
少卿柳寒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
史蓋言於帝曰三一居嶺三十載於茲人馬之情不勝
戀願趨走關庭萬無後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
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又朝帝引
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言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
術莫如善政龔與汲振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其治天
下當資良守之蓋幹口
回通敏操復清潔自剖符四服愛惠為

用奉職各展其効朕將
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
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
吐谷渾子蓋以彼多部
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
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
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
心不敢納賄耳由比賜
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導德齊
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
所歷郡縣訪採治績至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大
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絜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
以簡成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字

所既而引見帝逆方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二蓋謝曰臣任重蓋小寧可竊譽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益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縵三千匹女樂五十人二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二蓋曰朕遣趙王留守吳郡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文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一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印文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且宜選良公宿德有方幅耆教習之勅辭謝曰臣感之及神時胡地輟公亦心其重焉

珪進爵宜有今謨是日下詔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縵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字文述在具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善茹謀侯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救之圍而出之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之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斬首遼東之役以慰衆望三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勸給人心自奮

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授兵稍不備乃引去納言蘇威追
論勳格大重宜在其酌丁蓋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按
物情邪丁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德屯
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丁蓋進討于時人物
殺阜之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
駭相率為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
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文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
第時年七十有二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
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耻帝聞
立碑頌德子蓋名世舊在軍持重未嘗一敗臨以明察
下莫敢欺然嚴少恩里於殺戮臨終之曰元斷頭為前
後重者為之厲云

史記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宣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
仕周太二重右中士蓋辭武家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
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
將軍伐陳之後從宜陽公主出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
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授江州上國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

賈世為僭逆擬屠生民故可諸
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橫擬抗
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帥
邑公賀若弼既復京邑而義公
江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即入
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為
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
領左右將軍後以行軍總管從
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
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
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
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備俛
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
鑿駕言旋上京本即冰戰南蒼
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水谷
衰惟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
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
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臣其
不遠比監國多暇養疾閑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宮殿北閣之端君罷南皮一袖射博望之苑既之名賢飛

蓋之園理珉紋宴親朋遠之書寂然想望吾賢亦如疾

首祥答書曰行人矣止奉所初况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

悟飛雪增冰之地忽戴三陽嘉懷韋韞之鄉俄聞九奏精

駭思越莫知庶幾祥少不與重旅長遇亦平幸以先人緒

餘備職宿衛懼驚寒無致去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

追蹤古人語其優劣具衣者師薄伐天人受服絕漠揚旌

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一列於

卒伍預聞拍從之規得也逗留之責循涯揣分實至幸甚

何則川濶者大江海濶者大壑惟聖人之高駕難期計微心眷

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

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宜在管蠡所能窺測伏

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迥遙百氏追西園之愛

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地次祥自忝式過載罹

寒暑者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

葭之啓路思託棄於後車塞表京半山川悠遠瞻望浮雲

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即漢王諒發兵作亂遣

其將慕容良自溢口徇黎陽塞白馬車余公理自太行下河

內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又不得濟祥謂軍吏曰

余公理輕而無謀不用素不足稱
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
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文具公
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藏船而
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
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
兵棄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將軍賜
人良馬二十匹轉大僕卿帝嘗賜祥
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是

天新得志謂其衆可恃
兩擁市人而戰以喜
使謀知之果屯兵於
公理聚甲以當之祥
之東趣黎陽討其
於是其衆大潰祥縱
縑綵七千段女妓十
詩曰伯斐朝寄重夏
擿勳草質又有背淮

之路據倉阻河百姓皆從人亦衆矣
定詩不云乎受亂既平旣安且寧非
於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襄
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
虜破之俘男女十餘口賜奴婢六十
光祿大夫拜上柱國將軍及遼東之
還由是除名爲民然祥燕郡太守法
疾不視事及公城自閉道三禮之會
於涿郡卒於途三月丁亥隆永安人

公竭誠奮身勇舉剋
鴻臚卿時突厥啓民
渾祥率衆出關道擊
人馬二百匹進位左
從出關道不利而
賊高開道所圍祥稱
道與羅藝通和送祥
克雲字世高弟威字

世武並有幹局雲官三萊州刺史平縣公威官三武貴
郎特武官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敷魏
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
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
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
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
見稱四年參督漕運之役授尚書
爵侍郎八年從晉王

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
功成四序聖旨垂拱任在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
三司肅摩詞空廟朝行預觀成器造奏稱請遣子世畧新自往
江重收家產妻女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
此行竊以人倫之至我仇儂為重資愛之道為鳥弄磨訶
遠奪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懼之母為聚斂之行
一巨纒簽名孝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
聞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

理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
行舉出入宮省備家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
總署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取何所逃
衍三詔廣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
微等請付大理一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
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為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
位舉王詔與兵部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帥素為長史壽
每遇賜為士卒死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內史
今歲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眾屯金山東西連營二百餘里
賊舉行至洸郡遇賊卒時年六十三帝憐惜歎哭之數日
賜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京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
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權敏為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
斷滬泄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知其謀偽授內史侍郎為
沈亮所殺

揚義臣

祖義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
丘鎮恒山時，高祖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迴作亂，崇以宗
族之故，事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
入朝，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

長儒擊突厥於周盤石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
義臣襲崇官時義臣向為養於官中年未弱冠奉詔宿
衛如十年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
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識之士有
足可懷尉義臣與討河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鄰城其父
拜在常山與司兵甲與逆鄰接又是至親知道逆順之理
去久之意即陳丹款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
突內侵撲戈制敵輕生重義臣輩言旋操表存亡事實
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
之屬籍為直 孫不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
將有將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連頭可汗絕塞
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
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劫掠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
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於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
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而死義臣
功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甲賜帝嗣位漢王
謀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暹為漢王將高鍾葵所圍詔
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出西陘海明行數十里鍾葵見義
臣兵少悉眾拒之鍾葵將王夜曉勇善用箭射之者四不

卷之三十一

能中每以勅騎陷陳義臣憊之寡能當故者車騎將下揚
思思請雷之義臣見思思一貌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退
卮酒思思望見拔立於陳以投觴於地策馬赴之無生以不
射義臣復還騎三十餘人從之思思遂天擊殺數人直一至
拔麾下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思為拔所殺拔遂去不之
善臣軍此者十餘里於是思思得思思屍義臣哭之甚痛切三
軍莫不下泣而後騎士皆誓斬義臣自以兵心悉軍中牛驢皆行數
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以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捕後
德與鍾離戰兵初令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六節蓋軍
不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不降

百段女奴十人良馬二十四尋獲相州刺史後一原征
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巴峽連
營八十里南按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軍主於覆嘉公川其
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渌水與乙支支德戰
無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以位明
年以為軍副領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渌水會楊玄
感下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女賊向海公聚眾作亂寇扶
風文定問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
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率為盜已數
萬以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克詔義臣率遼東

世一
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縢又收
台降賊入豆子甌
詩格謙擒之以秋閏奏帝惡其威名遽
入朝賊由是復
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
尚書未幾卒官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內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擲侍中左
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遷給事
上士襲爵與勢八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總
萬歲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道
遷開府儀同三
司六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
尚強濟宣帝時

總管擊辛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
事免未幾拜嵐州

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俄檢
校朔州總管事後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為資

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
營謂群獠曰我是刺之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為懼也

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
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

嗣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亮獠羣獠數百里不
絕玄統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曰與之訣亮獠各揮涕

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

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
道里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
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
遷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
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
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為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
便宜從事勅代王待以師傳之禮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
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
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四議者恐峭函有伏兵請於陝縣
公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五百度之此計非豎

子所及若具八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玄
即將張峻為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
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仁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
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取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
家啟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
躬為蛇豕蜂蟻聚犯我王畧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
率熊羆志氣兇逆若此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
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
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
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遊

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閣龐參前登道之及于
關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
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
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昇表裏奮擧摧
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
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
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
守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
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
能救恤而官方壞凶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止表乞骸骨

帝使內史舍人封德

論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示

廟園陵所在藉公奢
遣德彞口陳指意玄乃
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不
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

以鎮之朕為國計義無相許故
我師入關曰知不能守憂懼稱
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
即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少祖執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
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
初為州主簿仕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
以為假濠州刺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

王廣平涼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
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宗城縣公
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其得民和煬帝嗣
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
權率眾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
餘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
石鎮大開屯田置鎮西境在邊王載諸羌懷附貞觀歲入
吐谷渾餘燼遠而道路無雍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
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
以利害群賊感悅時降附帝聞而嘉之詔至南海置稅
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首權
竟盡力固守以拒之于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誦權稱四方
擾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調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
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僮不羈頗
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爲所忌
多拘禁之後竟爲交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
將芙蓉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
全都邑勤亦懋故揚諒下紀天祥著獨克之功群盜侵擾

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
奏行本有意存天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
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李圓通亦宣力西京居守政
以貽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准楚舊族早著雄名屬
覆攘之反居討佞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覲覲維謝勤
王之謀足為守節之士矣

列傳卷第二十八

隋書六十三

列傳卷第二十九

隋書六十四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
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為
隋國公田推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醮賓客恒令圓通監
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
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
厨人擲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
賓去之後高祖且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

為堪營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父之授帥都督進爵
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
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際圖為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
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
信尋以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
為伯一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
深被信任信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
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
安縣侯拜揚州總管長史尋拜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
文選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為并州長史孝王以者後得
圓通亦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
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
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維
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
孝常大業末為華陰令

陳茂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敬高
祖為隋國公引五寨佐遇特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
不稱旨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

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蹙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與高祖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封為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儻有文武大略善音鍾律便弓馬少養官中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時言歸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亞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捷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湯帝時

張定和

張定和字履謚京兆萬年人也少負戢有志節初為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斬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元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之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封宜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

惠政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使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
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進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
帝帥定和率師擊之誘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
不百下定和不被甲從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
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遂擊賊悉斬之帝為流涕贈光祿
大夫將軍舊例除柱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絹千匹
米十五子世立嗣尋拜為光祿大夫

張瀚

張瀚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
植同世鄉人郭子真密引陳冠舖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
豫未決瀚贊成其謀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
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
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
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
水軍破逆賊竇子游於古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
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會之謂瀚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
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
裝身從楊素征江表別破尚智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
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練絲三百匹歷撫顯齊三
州刺史信和即名開皇十一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

遼東諸軍多物故齋衆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
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一年卒有二孝廉

變

麥鐵杖始也驍勇有勇勇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

父遊重信義母以漁獵為事不治產業陳六

建中結聚為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頔俘之以獻沒為官戶

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

光火劫盜日還及時仍不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

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二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

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須物而往明日及奏事帝曰

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

遇江東反揚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

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二十八

衛之縛送高智惠行至慶亭衛者悉食其飯解手以給

其餐鐵杖取賊刀斷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

歸素太奇之後叙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

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

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徽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

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揚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

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揚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
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
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
曰麥且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
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
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具景賢曰
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歃鼻治黃不
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殘
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
上岸與賊戰死武貴郎將錢上雄亦死之左右男
無及者帝為一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
著勲庸陪塵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與言至
誠正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節德贈光祿大夫宿國公
諡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一弟仲才季
才俱拜正大夫贈鉅萬賜輜輶更給前後部羽葆鼓
吹平壤道以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已下送
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諡曰剛
子傑嗣孟才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
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貴郎將及

世荷國恩明著誠節今賊臣弒逆社稷淪亡
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
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敷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
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
哀焉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
長安太勇引署監守之後為漢正諫府掾諒敗除名光
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
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
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先見而謂僧曰可持
繩來當相為上且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
竿而上直至龍頭懸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堂拒地
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
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高麗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
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實客室室灑上者百餘騎光酌
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

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
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
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紐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
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
漸密未幾以為折衝即將賞過億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
之同輩莫與為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
難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宦奴名為給便字
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
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法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
國何用生為必欲殺之死於國也僕願給使數百人並
手光泣下露衫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願給使數百人並
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
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
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龍花及光語洩陳謙告其
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
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
遣領兵馬遠捕孟才光聞警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
棄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遇德戡兵入
四面圍合光大呼演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

卷之四
書之四
七

德戡輒復遣騎持弓弩襲而射之
麾下數百人皆鬪而死一無降者
莫不為之隕涕
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上郡人也幼而白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無喪豹飾
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
隴畝群輩盡其言而壯其志護兒
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
常令護兒為間諜授大

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艦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
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於海護兒
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
時有盛道延擁兵作亂信擾州護兒進擊破之又從浦
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歙歙進
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尋
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
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宣
兩衛大將軍慮東之役護兒

船指滄海

三法本去

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戰一六破之乘時 且近城下破

其郭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下任高元弟建 以募敢死士

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於海浦以待期 自後知宇文

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於遼 道師次東菴 言楊玄感作

逆黎陽進逼鞏護兒勒兵於宇文述等 以之討突厥

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四至早春城高麗舉國來戰

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心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

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

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二度出之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

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若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

崔若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

吾在閩外事合專決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矣

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遠而獲譴捨此

成功所不能矣君肅生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

奏皆獲罪也諸將懼勸還乃始奉詔十二年轉為左羽

衛大將軍造位開府自三司任安逾茲前後賞賜不可

勝計江都之難宇文化久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

散騎如朝散大夫楷弟仁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

弘弟整心貴即持石光祿大夫整元驍勇善撫士衆討擊

群盜所向皆捷請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
十五五五把長槍不思官軍十萬眾只畏蔡公第六郎化
及反皆遇害唯小子一皆獲免

魚俱羅

魚俱羅焉胡下邳人也身長八尺力絕人聲氣雄壯言
聞者皆步弱冠為親衛累遷大都督位平王廣平陳以功
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匹水鏡沈玄愔高智惠等作亂江
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高唐
昭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
山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

羅與數騎奔擊賊頭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入右後逐者
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為寇俱羅
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取畜牧於塞上初煬帝
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加督及帝嗣位拜車騎
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一由遇不中意以鐵刺
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一以贊藩邸之舊不忍
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
資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歛而帝恐俱羅不自安慮
生邊患轉為安州刺史歲餘一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
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一乘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

獻帝不受因遣樞實御史劾俱羅以印將交通內臣帝大
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飛山一作亂侵掠郡境詔
俱羅白衣領將并率南郡都尉段鍾英討平之大業九年
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之海尚劉元進作亂
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平時百姓思亂從盜如
市俱羅擊賊帥朱熨管崇等賊無不擒然賊勢浸盛敗而
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請丁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
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即穀誦貴復羅遣家僕
將船米至東都羅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
其有異志發使察檢者至前不尋
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直希貞俱羅即徒敗衄於是斬東
都市家口籍沒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頊必烈鈞自給父峴少驍
勇事章大寶為帳內前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
于家高智慧江文進才作劫江南廬江無禁亦舉兵相應
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旅亂既作拒之
禍且及已不如為從別為計峴然之時往國李徹軍至
當塗峴者使稜至徹所請以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

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二千戶詔徵應接之衛軍未至謀
洩為其黨所殺稜等以獲元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
鄆兵煬帝即位授驍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
歲與朝請大夫張瑄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
流末國月餘而至三山人初見舡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
中資易稜率衆營三遣詣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堯遣
兵拒戰鎮司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汶檀洞其小王歡斯老
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霖雨晦冥將士皆懼
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露分為五軍趣其都邑渴刺
堯率衆激斬堯巨柵而陣盡銳擊之從殺致稜誘堯死
自渴刺堯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
堯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
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
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之
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
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眾將十萬據
都梁宮阻淮為固稜著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
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
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眾各數萬

隋書卷四十四
卷四十四
三

帝遣使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
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祗崩字文化及引軍北上召校
守江都後集衆縞素爲場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
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後後爲李亨通所陷
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
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
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
直騎將軍莫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
男邑三百戶及仁壽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
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
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
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并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形勢帝
稱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
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
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
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畧士達於是復戰破
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李康嘗建德魏刀
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

之所往皆捷深為群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
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
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
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
兵翻為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
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
敗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
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
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
之田圍雁門也萬善自投由中流名義武首郡將大破台

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
王將軍時

十許口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群盜累
吳敢逼城

有將軍車庶原范貴清等慈俱為將帥數從征
言並有名於

世然心事皆亡矢故古之言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無權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

名然則名立資稟賦之初力宣候經綸之舍攀附鱗翼出

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柱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

於貧賤當其憂和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

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焉董之願快生平之心非

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焉董之願快生平之心非

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置王辯殞
身勅敵志實勤王隙稜編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
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
成其志有可憐云

列傳卷第三十一

隋書卷六十四

特進臣魏

徵

上

周羅暉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渚高士梁冠軍將軍始
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暉亦侯羅暉年十五
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羽日兵嘗從祖昱彥
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石不喪身必將滅
吾族羅暉終不改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旬突令
後從大都督日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
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圖心羅暉躍馬突

卷三十一

卷六十四

進莫不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
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喉進
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喉全衆
而歸拜光遠將軍鍾離太守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霍州
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
總管檢校揚州內外諸軍事賜金鉉三萬兩盡散之將士
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零陵太守進爵爲侯增
封一千戶除太僕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戶尋除雄信將
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除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
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南川
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喉其人擁衆
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曾屢廷爭保明之外有知者
或勸其反羅喉拒絕之軍還除太左衛率信任逾重時
叅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無成文士何爲後也都
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喉執筆製法還如上馬入陣不在
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還拜散騎常侍晉
王廣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
得度相持踰月遇丹陽陷陳主被擒上猶不下晉王廣
遣陳主手書命之羅喉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
迺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垂泣對曰臣荷陳氏

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生幸富貴榮不祿
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公鄧漢提兵即
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暉答曰若得與公周
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二司鼓吹羽儀送之
于宅先是陳祚將羊翔降于我使為知導位至上開府
班在羅暉上韓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翔之
下能無媿乎羅暉答曰昔在江南父承令問謂公天下節
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有媿色其年冬除幽州刺
史俄轉涇州刺史母憂去職未暮復起授幽州刺史並有
能名十八年起兼東之及數為水軍總管自東萊凡每趣
平壤坊遭風舟多飄沒無功而還十九年突厥逆頭可汗
犯塞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暉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
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
大破之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為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
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
候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
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暉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經送至
奉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時諒
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暉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
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

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颯風旋遶焉絳州長史
郭雅稽顙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於
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
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
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
曰壯贈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直閣將軍義陽
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

勁有威擊子讀兵善年十八為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

使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軍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
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
千戶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
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友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
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比法尚猶豫未決長史報文
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
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
公邑千戶賜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
陳將樊益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為背已奔于
陳偽告益曰法尚部兵不願降此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

得軍來必無聞者自當於陳創戈耳猛以為然引師急進
法尚乃陽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擊
病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
法尚合為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
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兵取其
一得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為
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為助守因
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珣遂圍之十時倉卒兵
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口外無救援自度力

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衛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
郡公邑二千戶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
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
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五日欲令公鄉人知朕
之寵公也同與之歲餘轉黃州總管上降詔使經略江
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官隸示孝王率舟師
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擊破之擒
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遷永州總管又隸示孝王賜縑五百
段良馬五匹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陳桂州刺

史錢季卿南康內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景尚陽山太守毛
璽等前後詣法尚降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
引兵踰嶺子廓與眾曰散餘人走保巖穴其左右斬
之而降賜絲五百段及婢五十口并銀甕寶帶良馬十匹
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以為鎮南安撫大使後數年朝以
本官宿衛賜絲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疋未幾桂州人
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積討之法尚馳往
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兵俱會于尹州光仕
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
蜀討之北土帥力兵呆白石同去尚南得其地也
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
十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
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
奴婢百五十口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涿州
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雋州烏蠻反攻陷州城詔令
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
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賜為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
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漢步騎
數千人嚴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
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四軍還檢校涪州事煬帝嗣

征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之襄太守進祿金紫光祿大夫
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先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
出塞於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
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無敢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
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且千里動聞山川
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
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為如
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
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礮壘重
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

和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

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疋明年黠安夷向思多反殺將
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擊
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二千級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別田
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賜奴婢一百口物二百段馬
七十匹出為敦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
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
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九百段時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
舉兵為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戰每挫其銳賜奴婢百
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

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
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長
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
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
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邑千五
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
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
上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倉嶺還授鄜州刺
史十一年遼東之役為馬邑總管及還即事漢王高祖南
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
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揚紀送
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
為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眾賜
物三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三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
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武高龍蓋
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中而劉武壯士擊之斬獲甚盡
諒復遣嵐州刺史高鍾葵率勁勇二萬攻之景戰士不過
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自築土

亦皆殊死鬪屢獲賊鋒司馬馮慈慈司法泰軍官王亞驍
勇善戰儀同三司侯真陳文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
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
撫循而已月餘朔州城管楊義臣以兵來接合擊大破之
先是景府內井中欬一白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為鐵鳥
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
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
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
大將軍賜練九千匹方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畧非所長
而忠直為特許帝壯言之擊平叛讞曰思多破之賜奴婢
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城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
婢六十口練一千匹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
帝曰公主人也賜坐詎曰王陳之上至隴川官帝將大獵景
與左武衛大將軍郭仁俱有難言為人所奏帝大怒令左
右擗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
攻高麗比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彌
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於人師豈不為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
走之獲物三千段造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
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
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

隋書卷之九

今景登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結會幽州
賊楊仲緒率衆萬餘人米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
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即將
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人言
公闕天闕據京都吾無憂也後為一曰開道而圍獨守孤城
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五十將六七景撫循之
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聚山積既逢離亂景無
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高率兵救之遂歸柳
城後將還幽州在道遇賊見害契丹赫鞠素感其恩聞之
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有二世謨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
三藏幼聰敏多武畧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
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龍驤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
師於孝水又破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文敗周師於河
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武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
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道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
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
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者聞宜加榮秩授開
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顙遂令三藏討平之開皇三年授

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在嶺南酋
長三仲言反圍廣州詔三藏為副至廣州與賊戰沈為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
三藏為副至廣州與賊戰沈為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
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眾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
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為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
圍擊之賊眾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
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鄆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
鄰接效先犯法者皆濫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
招納綏撫百姓愛悅雖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
三年州界連雲山鄉音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置於
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間免馴墮使還具以聞上大
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堯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
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
年授和州刺史二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
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為潭水丞
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
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清渠蓋

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畫地
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
兒畏懼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
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開皇時數有戰
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
相聚為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渾
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
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
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
雄薛世雄拜右翊衛將軍歲餘以世雄為王門道行軍大將與突
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
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
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
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
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
遼東之役以世雄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
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
羸師為方陣選勁驍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
之而還所亡矢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燕右候衛將

軍兵指鬪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
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平時突厥
頗為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廵塞
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齊東遷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
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搖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
之軍次河間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並集兵依世雄大軍
為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自選精銳數百夜來襲
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三分霧晦莫相辨識軍
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敗世雄與左右攻十騎遁
入河間城斬世雄後病歸人未幾而卒持年六十二有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鄠
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
引為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
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
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
廢官屬多不惟其意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
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州
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為汲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鄠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為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不惟其意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為汲

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
良馬二匹還信都太守汲郡吏民和馬號哭於道數日不
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為重將及帝班
師仁恭為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十段
馬四十四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
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
諸將其可任乎公委公為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
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
勁騎二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
遣舍人詣軍勞賜以珍物進受光祿大夫賜絹五百匹
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曹自許州往豫焉仁恭由是坐
免尋而突厥屢為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
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
一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
之其二特勒眾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斬二特
勒帝大悅賜練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
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
餒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
賑卹百姓其麾下校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
將為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

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怨之其
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
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
置百官轉攻傍郡

權武

權武字武擗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府
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龍襲慶力戰矢
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
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龍襲爵
齊郡公邑千二百戶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一甲上馬嘗

倒殺在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後王謙破齊服
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 邵州別下六城以
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丞上大夫進位上開府
高祖為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後六歲拜浙
州刺史代陳之役以行 軍總管 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
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 天將軍檢校潭州總管
其年其州人李世顯作亂武以一軍總管與武候大將軍
虞慶之別擊平之慶則以 罪誅 元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
幣遺 嶺南酋領其入復 谷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
武晚年二子與親客宴 集酒酣遂擅殺所部內獄囚武常

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臺令
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一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
老獄中上書言其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
由是除名為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
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大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
史俄轉始安太守又之徵拜右七衛大將軍尋坐事除名
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
武略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累遷

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郡公邑
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
廷以緒有威譽各徙為朔州總管甚為北夷所憚其後高祖
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器械及大舉濟江以緒
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統兵討陳及洪皇屯兵江北及陳平拜
夏州總管晉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為太子引為左
虞候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為變拜緒晉
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
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揚去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
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之遇諒也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

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
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
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為先鋒帝嘉之拜左屯
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
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
之緒率眾至揚子津元進自茅浦度江緒勸兵擊走緒
因濟江背水為柵明日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
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
整緒以騎突之賊眾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
夜遁歸保其壘為署美村米穀官宗等也於此陵遠營百
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進軍圍之賊窮
蹙請降元進朱熒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軍陸顛
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
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結以上卒疲敝請息甲待至
來春帝不悅密令求緒罪失者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
名為民配防建安尋有詔徵結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
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圍
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任歷司御上士典馭下大

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戶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
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累
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爵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
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一諒作亂并州以純為行
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士彥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
爵為郡公增邑二千戶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縑綵
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
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級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
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
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攝位至將軍欲竭餘年

朝國臣且此數言齊王者

臣以先帝先后德在仁壽宮置元

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垂有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
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聖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
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曰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後
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處
木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
衆至數萬純懸薄山寇掠徐
批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
虜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純
純遂擊之破之及帝嘗行遊
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才衆數

直姓列傳卷一
隋書卷五十五
十一

于掠懷仁縣轉入沂水徑五不及山絕以精兵擊之擒李才於陣車裂之餘黨益取時百姓思亂盜賊日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誦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但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壯武便弓馬性僿悍無威儀周世為輿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為太子拜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潘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

勤匪懈所在有聲以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孥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恚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宮以才留守東都十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為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

雖愚蔽蔽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
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踴脫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內史
待卽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舟陽帝任議其事
才極陳入京之策以盛言度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
世基相忿而出守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死北化及遣
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
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幸勿為懷才嘿
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後事鬱
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有謀逆者一十八人
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一人入止可一度作勿
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
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
仁壽大業間有蘭與浴賀蘭蕃俱爲武侯將軍剛嚴正直
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史臣曰羅喉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
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
達後居馬邑以貪悞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
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貞弁見責純遭請毀被誅大
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
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

不拘刑憲終國對原宣哉

日本
列傳卷第
三十一

卷六十五

國史院

